

人生

第四卷 第十期

目

要

我為什麼要辭中佛會常務理事……	星雲
佛教與拜拜……	魯寬綠
佛法與人生……	心悟
一切唯心造……	唐湘清
從佛陀建教說到興教救國……	中觀
釋迦與維摩詰……	雪峰譯
禪的美感……	心然
釋迦如來成道記講錄……	南亭
評釋迦與維摩詰……	南亭
漫談善惡因果……	煮雲
財色與禍福……	隆根
一個中學生學佛的報告……	周本香
鼠矢集……	靈天輯
中國佛教會動態……	心悟
中國佛教代表團赴日……	記者
愛的解脫……	觀心
人人可以學佛……	釋無上
答初機先生書……	李恒鉞
編後記……	編者

HUMAN LIFE

人生雜誌社發行

我爲甚麼要辭「中佛會」常務理事？

星雲

中國佛教會(下面簡稱中佛會)第二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於八月三十日下午已經閉幕了。這是佛教中一件如天大的事情，可惜的是開會前冷冷清清，顯得佛教是太沒有生氣了。

我老想到中佛會以來，歷清妻老掀起了回憶的浪花，大會的情形，那時候，競選代表在南京召開第一屆全代，改革佛教的高潮，各報章雜誌爭載大會的消息，那些佛教蓬勃新生的往事，猶歷歷如在目前。然而時代、國家、佛教，都是今非昔比了。思念及此，能不感慨萬千？

我也想爲這次第二屆全代會寫下獻詞，或者再寄予它一次新的希望。然而，那些，在我好像都沒有勇氣也不感興趣動筆。我要說的還是一些大會期中瑣碎的事情以及我爲什麼要辭去中佛會常務理事的原因。

記得是在八月十一日吧，我收到中佛會寄給我的那一張選票，還有一張會員的名單，我方才知道佛敎中有這件大事。我看了名單以後，隨即寫上了兩個我所敬仰的人的名單，在烈日炎炎的下午，我走了四公里的山路，把我這神聖的一票投入郵筒寄往在臺北辦公的中國佛敎會去。我深深的爲我所選擇的人祝福，我希望他們當選了以後能代我們說幾句話。

又過了十幾天，從緋衣使者手中我又接到一張中佛會代表大會開會的通事單，說我當選了南京市的會員代表。照理當選代表應該為這份榮譽而歡欣，然而我一陣淒楚，幾乎要流下了眼淚。想到開第一屆大會的時候，我和很多的朋友本着僧侶青年愛教的熱忱，在南京發起組織佛教青年會（曾向內政部備案，但中佛會要求內政部不必批准）我們也希望第一屆大會我們僧青年代表的席位，因為那時候，我們對復興佛教的前途，充滿了信心，充滿了希望。但我們空有了滿腔的為教熱忱，並沒有獻身的機會。今天流亡到臺灣來，眼見大陸佛教教遭共匪的摧殘，自由中國佛教又是一盤散沙，正在我對佛教感到萬事恢心和失望的時候，說我當選代

表了，我今天能代什麼表呢？佛教的一切情形如斯，祇有令人感到凄然欲淚啊！

會議，在大會開幕前一日（八月二十九日）先開預備會參加，我於當日上午帶着一顆酸楚的心曠從新竹趕到。我的同鄉對佛教有一種什麼壓起死回生的辦法。一路上我的思潮起伏，好容易到了臺北善導寺的時候，已經見到有幾位代表進進出出了，有一位某代表見到我就說：「我這次要投你法師一票」，說來慚愧，到今天我都不懂得選舉的內幕，我拿出一套書生的本色來回答他：「謝謝你的好意，此次佛會改選，選出來的理監事是「謝過事而不是掛名的；我不會做事，請你投別人一票吧。」他給我說得兩眼直翻，不知所由。後來我才曉得別人競選尚嫌不足，我還在做夢似的要來一套客氣！在這種場合之下，原來是沒有「推讓」這個名詞存在的。

預先會請到下午三點鐘由主席前任理事長（第二屆又當選）章嘉珪、圖克國宣佈開會後，先選舉大會主席團，接著就是討論我這次去開會的本懷。本不想發表什麼意見，像我們這樣的人，說得舌破唇焦又有什麼用呢？所以我打好了主意，我去只「聽」就罷了。然而事實上我是一個最易衝動的人，往往在正義公理之下，我就會毫不猶豫的站了出來，雖然明知這是最容易得罪人的。

三條二層樓的己成

：「信衆當選監事，不得超過規定名額三分之一，」然而理事的名額是三十一人，監事的名額是十一人，現有的六十四名代表中只有十三名僧衆，不足理事的半數。因而，爭端的開始，都是爲這條章程的規定。

我在事先就已經聽說，有幾位信衆代表很擔憂自己不會當選，所以一開始討論，就有人主張廢止或修改第二十三條章程。

這個驚人的主張提出了以後，頓時代表們都在熱烈討論着如何修改或廢止這條章程的時候，我一見苗頭不對，趕快站起來喊道：「主席！南京市代

裘星雲有點意見！」主席示意准許我發言後，我說：「本席剛才聽到諸位代表許多宏論，心中非常可喜！不過剛才妥修改或廢止第二十三條章程，本席覺得有很多不妥當的地方，我們知道，中國佛教會的宗旨是在「團結全國佛教徒，整理教規教產，宣揚教義，福利社會」為宗旨的。但是整理教規教產，宣揚教義，似乎出家僧侶比較專門些。信衆的代表，雖然都是熱心護持佛法的，但對於僧團中內部情形終究有層隔膜，所以從這一個觀點看來，這條章程很有保留的價值！而且再從佛法的經律來看，這條章程也應該予以保留的。諸位代表的意見，不過是因為僧侶代表太少了，所以不得不作如此想，但依本席的看法，剛才各位代表已經討論到是會員而不是代表的也有被選舉權，那麼果真如是，在臺的僧衆全部計算起來，會超過全臺理事的總和。本席更要說明的有兩層意思：第一，我們這第二屆全代大會選舉會員代表的方法，除了臺灣依照規定選舉七名代表參加外，是不論各省的會員多少，而是一律只准每省市選兩名代表。有的省市只有會員二人在台，不要選舉就當然代表了；有的省市在臺的會員有數百人，也只有兩名代表。好比江蘇的會員數目最多，過去佛教在大陸上也是以江蘇為中心的，現在寄住臺灣的也可說是大部份是江蘇籍，江蘇也只要兩名代表，因此很多的高僧大德都未能當選。如果會員有被選舉權，似乎三分之二的僧衆不理監事並不要擔憂。第二，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佛教不幸，今天退居在海島臺灣，想到第一屆大會召開在南京的時候，無人反對這條章程，是為了那時的僧衆多，現在第二屆大會在臺召開，為了僧衆少（其實並不少）而要修改這條章程，但本席相信，到我們佛教召開第三屆會員代表大會的時候，我們的政府會員亦復是多。現在我們這屆大會，不過是一個召開的權宜大會，如果祇有單單修改或廢止這條章程，將來在佛教歷史上一定會出現很多的笑話。所以，本屆大會代表，對這項問題還得慎重處理。」我一口氣說到這裡，坐了下來，很多代表的視

線都集中了我，我知道他們誤會了我的意思，我還想說：「本席是一個僧人代表，剛才的意見好像是爲了自身的權益，本席決不敢忽視信衆護法的功勞。但爲了億萬年以後的佛教，不得不這樣說。如果諸位代表對本席的話不表同情，我的名字叫星雲，請你們可以不投我一票。」但是我已坐了下來，失去發言權，只得閉口了。我起初看到那些爭執得好笑的鏡頭，我就已經埋下了一旦我當選一定「辭職讓賢」的種子了。

正在我說後的緊要關頭，我一向所敬仰的慈航老人發出獅吼：「本席附議星雲代表的意見！」接着悟明法師，黃一鳴居士，盧宗濤居士等都表示同意我的發言，這第二十三條章程才被保留，既未廢止也未修改。後來慈航老人和我以及很多代表都主張此次選舉可以權宜處理，不必更動章程，即信衆不超過全理監事的半數，這樣大家才落得個歡喜的下場。

等到這個如何改選理監事的問題議決後，沒有什麼要在預備會議上討論的了，主席宣佈散會後，我們都各有各的事去了。

這一天晚上我中心中就存了個疑問：怎麼過去肯爲佛教會做事的人是那麼少？今天怎麼發心競選爲佛教服務的人是那麼多？既然這樣多的人肯爲佛教而努力，我就希望別人不要選我了。

第二天——八月三十日上午九時，是佛教歷史上又該寫下的一頁：中國佛教會第二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正式在臺北普濟寺開幕了。一聲宏亮的鐘聲劃破了空間，各代表坐上了席位。再過一會，就全體肅立，唱歌，鞠躬而後就聽起演講來了。好不容易才等到了討論提案的節目。

主席章嘉大師因爲語言的關係，代表他宣讀提案的是李子寬居士，他把我的提案放在最後一個，大概是那時候大家都要急急的知道選舉的後果，所以只把案由讀了一下速說明都不讀就匆匆付給理監事會議去討論了！我對於我們幾年才有一次的大會

中有這樣疏忽的地方感到非常痛心！我的提案是希望中佛會能辦一個光復大陸重建佛教的人才訓練班。我們佛教的人才太缺乏了，假若政府在不久能收復大陸，支離破碎的佛教法幢依靠何人去重建呢？今日中國佛教若不注重造就住持佛教人才，一切事業將無力量去推動，好像一個垂危的病人，若不替他打幾下強心針，令人對他的生存實在很擔憂呢！大會代表諸公們，不注意這個與復佛教的根本問題，不爲佛教的前途看得遠一點，而在當選與否上斤斤計較，說老實話，我那時就非常鄙視所謂「當選」了！

然而，大會在選舉開票的結果，理事的名單中竟然有了我一名，是的，出家僧衆太少了，我的名字也被勉強的用來湊數了。

大會到此就算草草的散會了，決定明天早晨九時開理監事會議，選舉常務理事，當晚無事，我無上法師隨侍太滄和尚到新北投居士林住了一晚，拜見證蓮老和尚後，並到般若閣房親聆親教師東初法師的訓示。

第二日適時趕往臺北開會，竟然爲了選舉常務理事用「推選」抑或「票選」起了爭執。

照中國佛教會章程第十八條的規定，常務理事的當選是由「理事互推常務理事九人內推比丘一人爲理事長」，但多數代表主張「票選」比「推選」來得更民主，我也是主張用票選的。因爲我的意思中國佛教會能容我們青年參加，我們青年不僅僅勢利，不會用計謀，要有，那祇是用一顆純潔的心維護民主和公道。所謂民主，就是少數的意見能服從多數的意見；所謂公道，就是每一件事情的是非曲直把它擺出來讓大衆討論。我們過去的佛教會議，凡是只由少數人決定，不容討論，更不容反對者存在，那根本就是失去「會議」的意義了。讚成用「票選」的理事有三分之二以上固執用「推選」

的理事只有幾個人，結果當然是用「票選」了，有兩位理事爲了不依章程規定用「推選」而宣告退席，我雖然是主張用「票選」的，但我對於退席的兩位理事堅持自己主張的精神非常欽佩！

票選常務理事的結果，居然我也被選了。在出席的二十五個理事中，（另有二人棄權）除了章嘉大師及白聖法師以外，我竟然以二十一票當選，使我感到意外的驚奇！

我當選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了，說來是非常不容易的。然而我一點也沒有爲當選而存光榮的念頭，相反的，在我心上老籠罩着陰暗的陰子。本來當選了中佛會的常務理事，正是有所作爲爲佛教貢獻一點微薄力量的時候了，然而看看今日中國佛教會，除了要我掛上一條名字外，能要我掛上「理」什麼「事」呢？佛教今天所以這樣的衰敗，就是因爲掛空名而不做實事的人太多了，自信自己有一顆熱愛佛教而潔白的心，我也敢承認自己是喜歡實事求是的人，我不能爲了一個虛而不實的虛名，而讓多少在迷途上徬徨的佛教同胞對中國佛教會感到失望，使他們認爲有一個中國佛教會，也等於沒有一個中國佛教會，因而我就決意辭職了。

同時使我更感覺到堂堂一個中國佛教會，是佛教一個最高的領導機構，像我們這麼一個所謂無德無學的青年插身其中，怕有礙最高教會的神聖，因而我只得再寄出我的第二次辭呈！

我爲什麼要辭去中佛會的常務理事？很多的師友都勸我不要這樣，他們都要我鼓起了勇氣向前邁進，然而他們那裡曉得我太愛太敬佛教而才這樣做呢？我怕佛教同胞們對我這理不好事來的常務理事而灰心失望，我更怕對不起教育和養活我的佛教，我爲此事會虔誠的在佛陀座前懺悔。我雖然辭去中佛會常務理事了，但我願將我的力量甚至我的生命，奉獻給我唯一依投的佛教。

佛法與人生

心 悟

我常常這樣想：世間上無論任何一件事物的產生及存在，莫不是基於現實人生的要求或需要，但至於其存在之價值的高低，那便視其與人生關係的大小以爲斷。設有一物不是基於現實人生的要求和需要，它縱使一時因微倖而產生，但不久也必受天演淘汰的。

佛法產生在世間上已有二千餘年的歷史了。可見它必定是與人生有很大的關係的，必定有其存在的價值了。不然，何以能流傳迄今而尚有如此的普遍與發展，爲世界學者公認爲世界上的第一宗教呢？國父說：「佛教能補法律之所不及」「佛教能救科學之偏」。佛法與人生之關係爲何如，由此短短的兩句話中便可見到一斑了。

但佛法與人生究竟有什麼關係，怎樣關係？今略爲說明於下。

佛法的法，可分爲兩種。一是事法，一是理法。事法，就是指的宇宙間一切事物現象，因爲每一事物的本身都能維持它自己的特性，有一定的分齊與範圍，使人見了，便會生起一種共同的認識，因此便叫它爲法。理法，是指的一切現象上所具有的普遍而恒常的原理。但這原理，絕不是哲學上所說構成宇宙的最初的元素或本體，乃指諸現象上當體之離言實性。它是宇宙間本有的真相與真理，諸佛出世與不出世，它都常是如此，普徧如此。無奈衆生被無明覆障，正智不生，不能如實了知。於是橫起偏計執著，迷失諸法的本真，起惑造業，輪迴生死。諸佛破了二障，發了二智，顯了二空，究竟悟入諸法性相之如所有性與盡所有性，因而獲得究竟解脫。所以佛法，實非佛所獨有或發明的，乃佛破障得智後所發現罷了。換言之，佛法者乃佛陀所覺悟於宇宙間法爾如是之法性法相之法也。因佛所證，故稱佛法。

這事法與理法的内容是怎樣？

一是因緣生果論。因緣生果論，就是哲學上說的宇宙論或構成論。在一般宗教上說宇宙的構成，是由上帝或梵的創造，或說是自然的。這在佛學上都斥爲邪因及無因，是不合正理的謬論。佛學上說宇宙間無論那一件事或物的生成，都是仗因託緣而生的。因是直接的主要的條件，緣是間接的輔助的條件。例如現前這張桌子，構成它底主要的條件是木頭，木匠斧鑿等是其輔助的條件，由此因緣和合，才構成了這張桌子。桌子如是，一切萬物的生成也莫不由其因緣和合而生成的。故說「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皆由因緣和合而生。苟就人言，一人之生，直接間接的關係，可牽動整個世界與人類，設離世界與人類而一人亦便不得而生了。所謂「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所以利人就是利己，害人就是害己；利己要在利人中求，方能得到真實的利益。同時依緣起理說。一切法是實主重重無盡的，彼此是平等的，無高無下。並且每一法又都是整個宇宙活動的中心，沒有不是自由的。故緣起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是互助生存的，平等自由的。若依這種真理來組織社會，國家與世界，則不用一槍一彈，便能成爲平等的社會，政治的國家，大同的世界了。這樣，不但戰爭之事永遠無有，即是戰爭之名亦將不聞。由此觀之佛法與人生之關係爲何如？惜乎吾人障重不能依之而行，皆惡安心邪見而盲動，致有今日遍地殺機潛伏之現象，人類塗炭之禍患！此非佛法之過，乃是吾人不能用之之咎啊！

這譬如科學所發明的電燈，它對我們人生是很有利益的，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但我們因沒有錢的緣故，不能由山下牽接上來，因此不能得到電燈給我們的好處。然而我們決不能因此而否認電燈與

他們以爲拜拜可以增加他們的福壽，可以得到平安和財富，否則就有貧病交加，惡運來臨的可能。人民有了這種心理，而不從心理上改造，故很難得到徹底的效果。凡社會人民惡習俗之養成，實由於人民不正確心理所主使，於此去邪歸正改惡從善之時，應加強社會教育，輔導正當宗教，利用宗教的教理，來改造人民，不正確的宗教，因爲正當宗教的教理，必具有下三條件：(1)要有正確的經典。(2)要有世界性的範圍。(3)要有悠久的歷史。歐美各國，科學發達，物質文明，而國家領袖社會賢達，都認爲宗教是重要的社會教育，都要選擇一種宗教爲國教，從而信仰之，發揚光大之，如歐美等國，多以基督教爲國教，日本、泰國、錫蘭、緬甸等是以佛教爲國教。土耳其、印度過去是佛教，現在以婆羅門教爲國教。中國歷代均以孔子學說，與佛教教理，爲教化人民根據，故上自國王大臣，以及文人庶民，無不知有佛教者。當時人民對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固有道德能遵守，人民亦安居樂業，社會秩序安定。民國以後，歐風東漸，科學至上。指責佛教爲迷信，演變至今，誠堪浩嘆！爲挽救人心改善民間風俗，即應恢復固有道德，加強社會教育，輔導正當宗教，政府應設立輔導宗教機構，制定輔導宗教法規，取締外道邪說，政府核准成立後，該會即負責宏揚該宗教教理。凡屬於宗教者，必須參加該會，若係外道邪說，首由宗教輔導會予以規勸糾正，仍不能改善者，可報請政府輔導會予以取締。務期人民信仰歸納到正確的宗教，使人民得到真正智慧與光明。是宗教得到政府輔導而有正當的發展，而政府又得到宗教改善人民之習俗。以政令輔導宗教，以宗教推行政令，使人民了解信仰宗教的真理，不爲邪說所迷惑，則社會惡劣的習俗，自可預期改善也。

總之，在此反共抗俄總動員的時期，除整訓三軍，加強軍備外，人民正心修身，精神動員，心理動員，教倫盡分，閑邪存誠，使人了解犯法的因果，而免除犯法的果，人人都不犯法，社會當然安寧。這種社會教育的動員，我以爲實在不可再忽略下去。

從佛陀建教說到興教救國

中 觀

佛陀是人間的大覺者，因人間的濁惡而出家，由出家而覺悟人間的真理——緣起性空，體知濁惡的本源——情愛繫縛，於是建立人間佛教，從事淨化人間，解脫人類的生死繫縛，務使人間的濁惡，成為清涼自在的樂土，這是佛陀建立人間佛教的目的。所以依人間而建立的佛教，不離人間而存在，佛教在人間流通，使濁惡的人間不斷地淨化，即是佛教的貢獻，為佛教利世的大用。

然而佛陀的建教工作是完成了，期望人間清淨和樂的目的尚未達到，這因為人間的濁惡極難斷，濁惡的來歷悠久了，人類在情愛繫縛的生死流中，不知道幾千萬億年了，像這樣根深蒂固的人間濁流，要在不久的時間中，能够澈底的截斷，成為一味清淨之流，那是太奢望了！所以在佛世時，獲得生死解脫的人，雖然不知其數，但這些都是上根利智者，未得解脫與未聞佛法的人，在廣大的空間中，更是無量無數，這唯有希望佛教不斷地發展，圓成佛教住世的目的；達到人間清淨的統一，不是幾千萬億年所能做到，要在無盡的時間中，才能完成啊。所以佛陀滅度時，特將佛法囑咐弟子們流通後世，囑咐軍政長官們護持佛教，唯有佛法住世，人間才有光明，唯有佛教興起，人間才能清淨。自從佛陀滅後，宏揚佛法與護持佛教的責任，即落在佛徒與國人的肩上了。今天佛教的流通不絕，及普及到世界各國，這不能不感激歷代的高僧大德和帝王長官的努力與護持了！可是不幸的我國佛教，現在反而衰落了，在我國佛教史上，誠為一大憾事！

關於我國佛教衰落的因緣，主要的有兩點：一是佛徒的本質低劣，因為近代佛徒，只有量的增加，沒有質的提高，一般出家佛徒，大多為了解決生活，不知出家的目的何在？既經出家之後，又缺乏師善友的教育，對佛法的認識，不够自利與化他，于是老者只知期圖自了，株守待死，少者流入經懺生涯，有恃無恐，虛度一生。尤有甚者，掌握佛教

經濟大權的一般方丈之流，大多又被五欲熾盛的社會所染，營利謀利，醉心福樂。對佛教應作的事業皆棄而不顧。一般真正德學兼優的高僧大德，苦於人力的微薄，雖然有所倡導，但在人慾橫流與惡風猖獗的劣勢中，終難振發獨蟲，迴光返照。佛教的劣跡儘量的在暴露，使得社會人群，只見佛徒的俗化與無能，不見佛教的利世大用了，世人對佛教的誹謗日增，這是佛徒招來社會人士對佛教的輕視與侮辱，有心的佛徒，莫不痛心！佛教在這樣的情勢下，那能不衰落呢？

二是佛教的處境惡劣；因為我們的國家，在近現代亂多於治，國家未能正視佛教，善為保護，一般短見之流，看到佛徒的庸碌，無所施作，以為佛教是無益人世的，於是惡意的誹謗，放棄了摧邪輔正的責任。尤有甚者，藉機摧殘佛教，拆廟奪產，于中取利，打擊佛教的聲譽，剝奪佛教的生機，利人益己的佛徒，在四面楚歌的處境中，那能不衰落呢？是的，佛徒的失職，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影響佛教的光明，實有罪咎。可是佛教本身，是淨無瑕疵的，佛教的真理，是偉大無偶的，這是不容厚非的。佛徒的墮落，國家社會，只有以護持正教的善意來糾正，這才是國人對佛教應有的責任與態度，那能因人而害義，不分皂白，移禍於佛教呢？這如國父創建三民主義，黨徒的陰謀，那能即此而誹謗三民主義呢？然而國人大都不能有見於此，竟把佛教遺棄了，所以佛教的衰落，也是國人未能盡到保護的責任所致啊！

今天我們的國家，亦如佛教的沒落了！今日國家的災難，也是我國歷史上僅有的。成此國難的原因，亦不外內憂外患的迭起，和佛教的衰落沒有二致的。同在患難中的國家與佛教，唯有企待國人與佛徒，共起合作，才能挽救，才能兩得其益。我們要知道：國家與佛教，本來不可分離的，沒有佛教的復興，沒有佛徒的宏化，不能獲致國家安定的，因為國以人民為根本，人民迷失因果，拒善作惡

乃成國家的亂源，國家雖有政治與法律，祇能治人於已然，未能治人于未然，祇能正人之身，不能正人之心。凡人生起貪詐等不善的行為，都由於心理不正而造成，所以要改造人民的行為，需從根本心理的改造去做起。佛教的復興，能幫助國家建設人民的心理，佛徒的宏化，能勸導人民棄惡從善。國家的教育，側重在資生的，佛化教育，側重在厚德的，資生的繁榮，沒有德性的涵養，即成為奸詐的起源，致亂的根本，所以佛教教人不貪、不瞋、不癡，即是改造人民的心理，建設安定國家的心理，佛教的復興，於國家安定的關係，至為切要，愛國的人士，豈可不助佛教的復興，放棄佛教利國的貢獻嗎？

然而沒有國家的安定，沒有國家的護持，佛教也不能獲得興盛的；因為國家的安危是與佛教共存的，國家失去安定的局勢，推進佛教的工作是極其困難的，那能順利無碍的前進？沒有國家的保護，不能禁絕國人對佛教的歧視與破壞，有了國家的保護，佛教教國民自然相應於其後。是的，佛教復興，不能專靠國家的護持，需要佛徒自身的改進；健全組織，發揚教義，混世人譏嫌之跡，皆世人愛敬之心，才能獲國家護持的利益。但國家作佛教的外護，是復興佛教的一大助緣，不可缺少的。今天大陸佛教，已被共匪破壞殆盡了，這是國家保護不及所致的。所以愛教的佛徒，對國家安定，實比一般人尤為關切。

最後，我要向國人與佛徒呼籲：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佛教，都落在患難的苦境中，唯有盼望我們來挽救。救國必需復興佛教，復興佛教必需救國，希望國人正視佛教與佛徒，為救國而護教輔助佛教復興；希望佛徒自覺，放棄自私，拋却派見，為國家，為人民，為佛教團結起來，排除魔難，宣揚教義，導人正思。如是國家作佛教的外護，佛教為國家的內助，互助相成，才是國家的幸福！才是佛教的幸福！

釋迦如來成道記講錄(續十八期)

南亭

現優曇華，作獅子吼。

獅子，獸類中之最雄猛者也。偶一哮吼，則百獸震驚，有俯伏而腦裂者。佛初生時，四方各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夫如來出世說法，如果日麗天，群昏灼破，天魔降伏，飛鳥墮落，水族潛伏可以喻也。

言胎分之已盡，早證常身。爲度生以還來，今垂化迹了。

此插序佛之所以出生，引下文占相郊祠等諸不可思議之迹相也。六道衆生，以有煩惱所知二障，故有生有死。尤以人道以下諸有情類，從貪瞋癡，起殺盜淫，善惡二業，無量無邊。故羊死爲人，人死爲羊，出一胞胎，入一胞胎，生死死生，無窮無盡。當生死時無量劇苦，難以言喻。聲聞緣覺之二乘人，雖斷煩惱障，不受胎生，然猶有變易生死在。菩薩進一步，分斷所知障，而猶未盡變易生死。唯佛世尊，二障永斷，二死永亡。釋尊早經成佛，以清淨法界爲身，故曰胎分已盡，早證常身。常身者，即真常不變，淨清法界之身也。然則何以有生，曰：爲度生以還來，今垂化迹。佛雖成佛，然以大願大力，大慈大悲，救衆生苦，故從法界真常之身，垂示化身，豈眞受生哉！問曰：佛既成道久遠，具大自在，何不直接化身成佛，何用入胎胎胎耶？答曰：大善書經云：菩薩欲不由胎生，恐彼小心劣解衆生，疑是變化，不肯受教。若生貧賤，設易出家，人謂避飢寒故，是以示入胎，誠脇，生帝王家，種種順俗而後出家。

於是還羈羈裸，示類嬰兒。

既然示同人相，則出胎之後，與常見無異。釋

緣爲嬰兒所著之小衣也，羈者顯其不能自由，須仰人抱負故。嬰者前胸，初生之兒，提之嬰前，以乳哺之，故曰嬰兒。

爲占相也，悲悵於阿私陀仙。往郊祠也，驚起於大自在廟。

阿私陀，華言無比，善於占卜相面。淨飯王召相太子。阿私陀忽悲啼哽咽。王問其故，阿私陀曰：太子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分明顯著。非是轉輪聖王，決定出家成佛，轉大法輪，安樂一切衆生。我今自傷老邁，不見法化，失其大利，故悲悵爾。淨飯王知太子貴莫能比，喜甚。並循俗例，抱太子往郊外謁大自在天神廟，即酬答神祇之意。不意太子至廟，諸自在天神之偶像，悉起禮太子足。王驚歎曰：我子於天神中更尊勝，宜字天中天。此即佛第二小字也。以上多序佛初生之瑞應與相好，下轉入童子時期。

或爲童子，或學聲明。

華嚴經云：現居童子地，欲示現通達世間一切事業故。天竺大論有五明，一聲明，二工巧明，三醫方明，四因明，五內明。其聲明，論釋詁訓，天竺兒童之聰明者方教之。太子徧學五明，此僅舉其一耳。

爲講武也，箭塔箭井猶存。

其物力也，象令象坑仍在。

太子於文事之外兼學武功，曾師龐提提婆（此云忍天）學武。本行經云：太子年十五，與諸釋種鬪射，一箭穿透七金鼓，又一箭徹七鐵猪。其箭透出着地入土，幽泉迸涌。時天帝釋，取其箭歸切利天上，建塔盛貯供養，此天上建塔之始，又天上四

塔之一也。其泉湧處，人名爲箭井。唐三藏西域記云：箭井在迦毘羅城東南三十里，其水味甘美，病者飲之即癒，民於今利之。物力者，較量力氣。經云：太子與弟難陀調達出園物力，調達前行，見一大象當門，以手搏之而斃。次難陀出，見象當路，以手拽之而斃。後太子出見，用左手提起，右手托而擲之，象墮城外，陷地爲坑，故呼爲象坑。即此象坑爲物力之形跡，故曰象跡，象坑尤在。

受欲樂於十歲。現遊觀於四門，樂沙門身，厭老病死。

色聲香味觸，謂之五塵，欲界裏的人，無不貪著他以爲快樂，故名欲樂。或財色名食睡的五欲，亦爲人所樂欲，故名欲樂。本行經云：太子在宮，具足五欲，娛樂自在，十年不曾外出，故云受欲樂於十歲。太子久處宮禁，深感苦悶，思出遊玩，乃因此備見諸苦，遂生出家之心。按本行經云：太子宮中極樂，思遊園苑。王即下詔嚴淨街衢，裝飾園觀，選一智臣爲侍，以便顧問。初出東門，淨居天人化一老者，冠履倚杖。太子見之，問侍臣曰：此人何人也。答曰：此老人也。問何名老人，答昔曾少壯，以寒暑遷變，血氣衰減，人生世間無不老耆。次出南門，天又化一病人。太子問侍臣：答曰：此病人也。夫人嗜欲不節，飲食過度，四大不調，轉變成疾。衆苦逼迫，存亡無期，人生亦無有能免者。次出西門，天又化一死人。蛆蟲啣食，臭氣衝人。太子問侍臣：答曰：此死人也。以壽數向盡，精魂已去，四大各離，六根無覺，父母妻子，情深愛重，無能留者。人無貴賤，皆不免死。太子由是情思不悅，迴駕還宮。或問曰：經云王勸嚴淨街衢，瓦礫草芥不容遺餘，安有病死之人，敢當法駕之前耶？答本行經云：淨居天人，（色界中第四禪天，

一個中學生學佛的報告

—兒童作品—

周本齊

前年我才十五歲的時候，已經開始學佛了。到去年二月十九日在「仁王護國法會」圓滿的那天，就實行皈依三寶。在那天舉行隆重儀式的時候聽了南亭師傅的法語，很覺感觸。以後便常看佛書，同時提高我的警覺。自己認為學佛固然要在利人；但必先從個人的生活改造作起。這二年來我的成就，雖然太少；却意外的奉到「人生」編者的來函，要徵求幼年佛弟子的作品，我便把我目前的反省所得，在學佛前後個人現實的生活，列表對照的寫在後面，盼望青年同道們指教指教！

學佛以前

1. 歡喜看電影
2. 好聽流行歌曲
3. 愛吃瘦肉和魚
4. 愛好穿華美衣衫
5. 他人說是說非歡喜參加批評
6. 課外愛看書報小說
7. 感到些微的痛苦，不能忍耐
8. 從前見到貧窮的人僅能生一點憐憫心
9. 睡眠前的妄想很多
10. 以為人生的最後目的，是求榮華富貴

學佛以後

1. 對戲院的廣告畫片都不感興趣
2. 喜聽唱誦的梵音及聽法師講經
3. 連任何葷食都不想了
4. 穿衣僅求整齊清潔
5. 聽人談到是非便想迴避
6. 課外愛看佛書和「人生」「覺生」「海潮音」等
7. 除非特別痛苦總忍受下去
8. 凡遇他人苦難，在可能範圍內，必設法救助
9. 每睡前念佛靜坐，果然妄想減少夢也漸減
10. 覺知人生當求覺悟；同時幫助他人也覺悟——離苦得樂。

去，都一白
 也對很個的
 爲出佛不責佛大
 此家，法差良婦
 的，的。秀，
 她她認她還常僧
 立不識的作大
 志獨和父女非出
 守沒母子理家
 節有仰是，的後
 ，反，佛她妄，
 在感也教的求性
 家，徒從劣。情
 奉而深，名原變
 持且刻她叫來得
 佛經；受快僧更
 戒同所着建大
 情以家，的，
 當庭性妻對
 五極的情子操
 戒般的薰知持
 ，要夫習識是清

四、佛大肆殘

田依他志是那了脚個就呀所
僧枯好願他樣脚下環是！見
，不，的的他步，他境世山，
勤歡他善具走，一走中外林都
修善的知足到這位過來挑裡是
道！誠識成比向出幾道源的崇
業他懇，儀這道求嗎空山
寒深，他，面一曲比山？氣憤
是深感到不前個丘折生他，鑽
不地動他覺，自在的自那，
轍感了頂生起標打山解處茂茂
。激比轍起。坐路脫龍的林
于比丘，無比，，够輕修
是丘的要限丘，他遠探出鬆竹
人！慈求的那歡，索家，
間從悲度敬樣喜地山，那是
也此，他仰的極喜，由能樣多
多他答出！安了到的够的麼
了以應家他然！一真到安清
一三他。覺打他棟理這靜涼
位寶了他得坐他加大。樣，自
福作的。這，緊樹一不在

也世他執聲，參攙
沒間以刀，在訪上
有最爲杖他萬善僧一
悲窮他的感觸知大，班
怖的們遇到俱識自搜如
，人是人奇寂，出索旗
依，劫在！異的家還似
度劫在！深晚以位虎
鎮著的但他夜饑來與
定乞盜面夢中下，世愚
如食賊前想，一一無人
故生，出不突宿心爭，
活盜現到然。念的，在
，賊時有聽這道僧，在
沒要，殺到他，動一個
有他身之他動黃昏的
錢是有之陳正修
財金竊難在不
，銀驚。亂修，
所以，怪當的習，
他是！那脚止，日
他是！手步觀間

五、羅漢遇害

偏建度，大的義拋到守己的仙。女可是佛大迷戀美色，已把人快

異了！她當他發瘋去了，願了一切的向他求愛，這使她太驚

悟了！反過來，他加厲逼迫她，而他毫不覺

但是，她的志願堅定，不讓步，直向陰謀報他。

復，痛斥他的無理妄定，義節分明，使他氣怒，派以山謀殺

害他，雇他的兄弟數人，狂妄，不顧手勢，便他惱怒，往以求達到

他的私欲。

天你怎麼把父母在時，特別爲你留下好多的話，分派惡人來殺我？這是你太殘忍了！你違背父母的慈訓，是不孝；你殺害同胞的弟弟，是殺不仁。殺一畜生，尙且有罪，何況你現在殺的是我的無形法身，你是殺害不到的。你是可以殺害的，證聖果的羅漢呢？我的有形色身，你是可以殺害的，我的無形法身，你是殺害不到的。你因殺人而

認自己的錯誤，錯誤在失去了人性，于是他痛哭流涕。他在身上拿出份大給他的遺書，他想在這裡面得到一些責罰，于是他用顫抖的手把它拆開，抽出血寫成的信紙，一張摺疊成方形的白紙紅字，那是用一親愛的大哥：

首，一個是他的弟弟，一個是他的弟婦，受不住良

佛大接得僧大屍身，重賞惡人。然後將僧大的屍首，裝成坐打的形式，安置在堂中，身傍放着衣鉢、杖、履，儼然生人無異。這時快建毫無所知。當佛大爲稱佛大歸來時，她又驚又喜！飛步走進客堂，見到正襟跪坐的僧大，以爲是在下定了，不敢驚動，她退出等待，爲他預備午飯。她叫了，應，她感到奇怪了！走近他的身邊，用手去扯他，突

六、快見殉節

可是惡人不讓他安定了，舉起雪亮的刀來，告訴他們是佛大派來的劊子手。他對佛大的殘忍，只知道他們有可憐，沒有顧恨。他知道有生必有死，四大五蘊的集聚身，本來就是虛假的，不淨的，有什麼值得貪愛呢？逃避生死那才是愚癡可笑哩。

他知道惡人勢在必成，他立刻集中精神，正念佛法，他把生命任憑惡人擺佈了，就在這一剎那間，他獲得解脫到阿羅漢果。他留下了遺書一封致佛大。他引頸就刃及從容不迫的態度，使得惡人都驚嘆了！惡人的目的既達，拂袖歡呼而去。

中國佛教會動態

本社記者 心 悟

自共匪席捲大陸之後，在臺僑胞的中國佛教會，在過去因人事不足，一切會務未能作有計劃的推進。該會自成立到這時，真可謂是到了否極的時候了！然而世間事大抵都是否極泰來的，該會自本年六月奉內政部令改選以後，加入了不少新的人物進去，陣容頗形堅強起來。該會之面目煥然改觀。各方面組織均頗健全。對於如何推進會務事宜，當局亦擬有具體的計劃；這叫人聽了感到無限欣慰。現在每日均有二位常務理事到會辦公，同時並請有數位幹事協助；不但如此，還特請廣慈法師住會助理一切會務。在臺沉寂已久的中國佛教會，今日方始顯露活動狀態。呂氏春秋云：「戶樞不朽，流水不腐，動也。」中國佛教會係全國佛教的最高領導機關，中國佛教前途之興衰，均以該會之動靜為關鍵。所以我們希望該會這次新選之全體理事諸大德要協力同心，使該會對於推進會務事宜，能永遠如此活動下去，使自由中國的佛教也能放出一道光輝，作為社會生活的明燈！

中佛會自本年六月奉內政部改選理事會後，經兩個月的努力工作，終于在八月卅一日召開全國會員代表大會。計到會之出席代表及列席的前屆理事會代表來賓有七十餘人，內政部並派有委員臨會指導。大會開始時，理事長章嘉大師為當然主席，並由代表公推慈航、無上、白聖、趙恒惕、馬仲英五位代表為主席團，主持會議。典禮隆重，秩序安定，在場的人無不精神百倍，興奮異常！上午討論提案，計得通過者有十五宗：一、致世界佛教徒大會電賀案，二、請省府交還日僧寺廟法物案，三、請修正保護寺廟條例案，四、請維持扶植自耕農條例案，五、修正分會選舉規則案，六、僧服服裝條例案，七、安訂佛教徒勸募公約案，八、出家僧尼應遵佛制姓釋案，九、為倡導大乘佛法協助政令案，十、臺灣佛教徒應重行專戒案，十一、臺灣僧尼應分居案，十二、成立弘法團案，十三、寺廟

不應駐兵案，十四、組織佛教人材訓練班案，十五、僧尼應超過信眾名額案。上項十五案均由大會通過。下午票選理事會。票選結果：白聖、章嘉、南亭、慈航、心悟、悟明、廣慈、星雲、無上、演培、慧峰、道源、心源、果哲、律航、煮雲、張晶英、張大謀、趙恒惕、朱鏡宙、吳仲行、羅桑益西、黃一鳴、劉中一、李子寬、簡東昌、馬仲侯、黃正之、王平、謝健、陳慧復等卅一人當選為理事。宋修振、宗心、心然、永坤、幻生、斌宗、鄭柯淑、李炳南、丁亥生、趙茂林、林鏡、李本慈、鄭妙果、李法揚、吳經明、盧宗濂、孫仁先、東初、達心、毛法揚、鍾伯毅、李爽生等十一人當選為監事。慧三、文智、妙清、鄧翔海、夏冠南等五人當選為候補監事。

八月卅一日中佛會舉行第二屆第一次理事會，席會議，票選章嘉、白聖、悟明、孫心源、星雲、張晶英、趙恒惕、吳仲行、羅桑益西等九人為常務理事。旋又由常務理事票選章嘉為理事長，並推劉中一為秘書長。又于下午開第二屆第一次常務理事會議，決定聘請周子慎、李添春為秘書；黃一鳴為總務組主任，廣慈、張大謀為副主任；李文啟為財政組主任，李本慈、簡東昌為副主任；張晶英為福利組主任，倪胡本蓮、鄭柯淑為副主任；南亭為弘法組主任，演培、馬仲侯為副主任。又于九月九日舉行第二屆第一次監事會議，票選太治、證蓮、妙果、吳經明、盧宗濂等五人為常務監事。

過去中佛會的會址原是設於善道寺的，這次改選後，因人事加增，當局欲推進會務，擴充內部，善道寺地方太狹，不敷應用，於是改擇臺北市萬華龍山寺為會址，已於九月十日遷入辦公了。

九月十五日下午二時召開第二屆第二次理事會，聯席會議。因屆時理事長尚未到會，遂由諸理事推白聖法師為臨時主席。主席致詞後，首先由秘書長報告開會事項，繼由吳常務理事仲行報告八月卅一日理事會所交予常務理事會處理之大會交下的十五宗提案的擬定辦法。請各理事發表意見！又討論如何推進會務事宜，直至四時止，改開歡送會，歡送赴日出席世界佛教徒大會代表團之章嘉大師、印順法師、趙恒惕居士、李子寬居士、李添春居士。首先由主席白聖法師致歡送詞，略謂：「這次我們所推選的赴日出席世界佛教徒大會代表團，都是我們佛教中先進的大德，確是理想的人選！我相信我們的五位代表，此次出國去，一定會給我們帶回無限的光榮的。」白氏繼又謂：「我希望我們佛教發祥地的光榮的歷史，特別要把我們中國為佛教發祥地的光榮的歷史，加以發揚！並要聯絡世界佛教徒的感情，謀協力宣傳佛法的教義，揭發共產黨徒的罪惡暴行，以求世界人類獲得自由、平等的生存！」慈航、羅桑益西、蕭炳星、林鏡、吳仲行諸理事，均先後致歡送詞。團長章嘉大師惠詞略謂：「今天承各位理事到此地開會歡送我們，實在很不敢當！剛才更蒙諸位理事不吝惠賜，我們許多寶貴的意見實不勝感謝！本人暨諸位代表，當依諸位指示努力而為，以期不負諸位大德對我們的希望。」

最後中佛會秘書長宣佈：五位代表團訂於九月廿二日在松山機場乘飛機飛日。若欲前往歡送者，屆時可自由前往云云。我們的五位代表，這次赴日出席第二屆世界佛教徒大會，其所負之使命實為非常重大！記者在這里向諸佛菩薩虔誠祈禱，希望諸佛菩薩慈光加被我們五位代表，使他們在日得如意達成任務，載譽歸來！

中國佛教代表團赴日

本社記者

第二屆世界佛教徒會議，定於九月廿五日起至十月十三日在東京召開，由中國佛教代表團章嘉大師、印順法師、趙恆惕、李子寬、李添春居士等五人，於九月廿四日偕同我國戰後首任駐日大使董顯光博士，乘飛機所加開的專機赴日出席會議。記者是在是日早晨七時半趕至善導寺偕同歡送者廿餘人，乘大卡車馳赴松山機場歡送，先後陸續到場歡送者計有百餘人，場面頗為熱烈。至十時許，幾百隻氣球在歡快的眼簾中，飛着那架巨大的專機，載着負有聯絡世界善良人士，促進世界和平，及修睦中日邦交，奠定亞洲局勢的重大使命的中國佛教代表團及自由中國戰後首任駐日大使凌雲飛往東京。

這次我佛教徒出席東京世界佛教徒會議的代表團，受各方之屬望甚重！中國佛教徒曾於九月十五日假龍山寺該會召集全體理事開歡送會，歡送我們五位光榮的代表。各理監事先後發言甚多，要皆希望各代表在日本要發揚佛陀偉大的精神，並展開國民外交天職，聯絡各民主國家的佛教徒，以佛陀的慈悲主義，抗拒並遏制共產魔軍殺人的暴行，共為奠定世界和平而努力！

我代表團於赴日前，在九月廿日上午曾晉見 總統請示。於同日下午中國宗教徒聯誼會假於善導寺舉行談話會歡送他們。「出席天主教代表楊紹南、回教代表時子周、基督教代表左曙萍及來賓唐繼、徐曉嵐、吳利君等卅餘人，由左曙萍主席。各宗教代表均一致呼籲宗教界人士應該大團結，為人類之真理、幸福與和平而努力。他們一致支持出席世界佛教大會的五代表向全世界控訴共匪的暴行。唐繼亦以來賓資格致詞略稱：在佛教大會中控訴共匪殺人罪行是最好的一個場合，因為佛教徒都是大慈大悲的人，只要沒有共黨的間諜在內，一定都會同情我們的。所以他希望各代表努力奮鬥，並預祝他們的成功。」（見新生報）

今天我佛教光榮的代表團與我國戰後首任駐日的光榮的大使同坐一專機飛日，除使人更加興奮外，記者認為其中還象徵着很大的意義：一為修睦中日兩大民族的邦交，促進彼此精誠合作，文化交流，經濟協助，使兩國共同負起反抗極權侵略主義，以謀東南亞的和平的任務。一為聯絡世界佛教徒，協力發揚佛陀真理之光，大無畏之精神，揭發匪徒企圖侵略世界，毀滅人類道德文化與理性，實現其奴役人類的陰謀與禍心，促進世界走上永久和平之路。前者為中日兩國重建邦交後的歷史上，正式寫下了第一頁。後者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佛教史上，又正式寫下了世界佛教徒有組織的宣傳佛陀教法，促進世界和平運動的索欄的一頁。所以今天我國兩大特使的出國，實為我國空前最光榮的日子！我們希望五位代表在國外要不辱使命，如意達成任務歸來！

九、廿四、草於圓山臨濟寺

愛的解脫

觀心

昨夜外子與友人通電話，對方是住在北投峰月莊，問他知道這個地方否？他說：「噢！峰月莊嗎？我熟悉得很！」我不經意的問他：「你怎麼會和北投峰月莊熟悉？」他便不快樂的反詰我道：「你這位學佛的人我以為還沒有學得道地，對人還是這樣容易生疑！」我說：「我對佛法的道理深信不疑，却不是學了佛一定要對你也深信不疑！我問你對峰月莊為什麼會熟悉，有何不可呢？你如果不願意告訴我，我也並不強迫你坦白呀！」我們的一場小風波幸而就如此的結束了，並未演成爭吵和口角。的確我自學佛以來，心是放寬得多了，人事的一切執着都覺得無味。人是富有感情的動物，尤其女人感情更重！常觀丈夫的情愛有如自己的生命，失去了愛，生命就失去了支持的力量。因此女人憑依維持生命的這一筆愛情財富，隨時擔心着盜賊的搶奪和偷竊，強要執着佔有，於是煩惱無盡，痛苦無邊，造成許多家庭的糾紛。人生的悲劇以佛陀偉大的慈悲普度衆生的大同情心，視之兩性間的貪執實在是可憐可慙！人生的究竟極的目的，若以愛情為依，那真是危險極了！無常的人生，好比一剎那間的花開花謝，一朝春盡紅顏老，那些綺麗的愛情夢幻，只隨着一去不復返的青春永久埋葬了，誰能以海枯石爛來保證相愛的天長地久？何不以狹小的愛情圈子，擴大成為普愛衆生。假如悟徹了人生的究竟，了達人生的幻化，因緣果報的酬達，當知兩性夫婦的關係，是根據業報而結合的。所謂善緣是因，衆生果報，學菩薩道的在家居士，就不應該因家室不和而生瞋恨，這種瞋恨，直接會加重現實生活的痛苦，更播下未來生逆緣的種子。所以祖師說愛不重不生婆娑，佛不講愛，而講慈悲，以愛的結果，必有我愛與我所不愛的分別。愛者為樂，不愛者為苦。佛又說樂為苦因，故有「愛別離苦」。總之在人的環境無論為愛或是不愛，其結果都逃不了苦的滋味。所以佛教主張慈悲比耶蘇主張博愛為究竟。

人生首先要能解脫愛情，人生的真正的價值，絕不在愛的範圍，愛是充份的掠奪和自私的暴露，我應該發揮佛說的慈悲主義，以慈悲的布施同情瞭解以不擴展到無緣慈，同體悲的普及衆生。要能從愛為基礎的兩性的圈子中解放出來，這人生必可獲得最快樂圓滿的幸福！我相信為愛情而自殺的人就是根本不了解愛為苦因。唯有佛法才能解決人生愛的痛苦。我希望每一個婦女都能學佛，都能從愛的痛苦中解脫出來。

人人可以學佛

——在新竹星期講演會講——

釋無上

諸位！今天講的題目是「人人可以學佛」，在平常一般人的眼中看來，以為學佛是一件很難的事，或是以為佛學是一種很難研究的學問，其實學佛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而佛學也並不是什麼很奧秘的東西。在我的意思，凡是世間上，不管他是中國人或外國人，是經商的或從事軍政的，是科學家或哲學家，是男的或女的，是年老的或年青的，是富貴的或是貧窮的，一切人都可以學佛，都可以研究佛學。

我們第一先說外國人也可以學佛，大家都是知道的，佛教並不是我們中國的產物，他是印度大聖釋迦牟尼所創的！在我們中國，佛教流傳了將近兩千年，不過更加發揚光大罷了。現在世界上，到處都遍滿了佛教，在亞洲方面，除了中國和西藏以外，東南亞好多都是佛教的國家，錫蘭、暹羅、上至國王，下至庶民，無一不是佛教徒，在他們那些國家裡，國王如果不做三個月和尚，是無法當選為國王的！國民如果不做三個月和尚，是沒有公民的資格！由此可知佛教與盛已達極頂。日本也是一個佛教國家，他們對於佛學的研究，極有系統，即連美國人都是到日本購買經書，派留學生到日本專門研究佛學。其他國家信佛學佛的不知其數，總之我們知道學佛不但是我們中國人才能學，外國人一樣可以學！今天在座的諸位，雖然有數百人，但除了各人的省籍不同以外，是沒有外國人的，所以關於外國人學佛的道理這裏不想多說。

我們第二來說說經商的也可以學佛，今天這講演場所，是新竹市的中心地點，而新竹市是一個商業的都市，市內所住的大都是做生意的人；做生意的人，大都是希望發財，就是要將本錢求得利益，我現在也可以來說，我們學佛的人也是為了求發財！我說這句話諸君一定是非常的驚訝，以為佛教是叫人看破名利，如何我來說學佛亦是希望發財？不過，我說的學佛的人希望發財與經商的人所希望發財的財，有一點不同的地方。經商的人是求的

世間上的錢財，離不了金銀財寶衣食房產，學佛的人是求的功德法財，即是福德智慧之善業。世間錢財，是肉體上部份暫時享受的有限之財；功德法財，是肉體及非肉體所保持的永久之財，世間上的錢財，是別人奪得去而自己帶不去的，古德說這個世間上「萬物帶不去，唯有業隨身」的道理，就是說貪圖再多的錢財也是無用的。佛經上說人生的財產為五家共有，何謂五家？一是貪官污吏，二是水火，三是盜賊，四是刀兵，五是不肖子孫，世人辛苦一世，指望永久富貴，豈知五家分他，他日未免散敗。而學佛者所求的功德法財，是他入奪不去而自己帶得去的，生生世世可以有無窮無盡的受用。請看世間上許多豪華富貴的人，都是前生修福而得來的，就是我們佛教的教主釋迦如來，也是經過三大阿僧祇劫精進勤修福慧方得成佛的！由此可知，經商者所求之財，與學佛者所求之財，內容雖有不同，而其希望發財的心理則是相通。

我們第三來說說從事軍政的官員也可以學佛：做官的和當軍人的，他們沒有一天不想升官的，尤其做一個清廉正直的官員，沒有一個不愛民如子，沒有一個不竭盡心力而為人民服務，希望人民能夠安居樂業，過太平的日子。我們學佛的人也是希望和做官的一樣要升官，一樣要做令眾長官的工作。不過學佛的人希望升官不是指的什麼省長軍長的工作，學佛的人是希望升官做菩薩和佛！學佛的人不但要救眾生現有的痛苦，而且要解救眾生永久的生死痛苦。所以，從事軍政的官員應該學佛。

我們第四來說說做學問讀書的人可以學佛：大凡讀書做學問的人，一方面是為了學會生活的技能，養成高尚的品德，為國家為人民多做一些事業；一方面也是為了探求真理。如果我的這種說法不錯，那麼，佛理有三藏十二部，不下萬餘卷，完全是談的宇宙人生的真理和指示人如何修養品德的言論，讀書既是為了替國家和人民多做一些事業，我想在佛理中能懂得人生根本的問題，做起事來或許給人真

利益！而且近年來科學發達了，很多科學上所發明的理論，在佛經中就有記載了；哲學家討論的問題，也沒有不拿佛法證明的。所以我們若是做學問的人，也應該來學佛，因為學佛才能懂得更多的道理。

我們第五來說說不論男女老幼都可以學佛：現在常常聽到男女平等的呼聲，其實，男女是平等的，她們的職業上，從人們對她們的看法，始終女人都不如男人！在我們佛教裏，男女的地位是一樣的！男人可以成佛，女人也可以成佛！所以說學佛是不分男女的。

我們第六來說說學佛是不分年老年幼：世間上無論做什麼事情，年齡都是有關係的，好比說，一個搞政治或軍事的人，一旦到了他年老的時候，就要很快的忙退休的打算，不然，就要被人批評落伍了。相反的，一個年青的青年，任你才學如何高深，見解如何透徹，也不易得到別人對你重用。你即使心雄萬夫，也無奈何！唯有學佛是不分年齡的，年老的人依佛所指示的方法去修持，可以得到解脫，年青的人也是亦復如是。在佛的十大弟子中，年齡高的都是八九十歲的老者，年青的還只有二十來歲的青年比丘，由此可知，修學佛法的人，是不論年高年幼的。

我們最後再講一講學佛是不分貧富貴賤的：世間上有很多的好處，要有錢的人才能夠得到，沒有錢的人也只能望洋興嘆！譬如一座樓房有錢的人即刻可以把它買下來，沒有錢的你想盡方法也不能得到它，學佛不是這樣的，至高無上的清淨佛果的果位，你若不依佛法而行，拿一萬根大金條也是買不來的；相反的你若依佛法修持，你就是一个一錢沒有的窮人，也照常能證得佛果的。你們若是多參加幾次佛教的集會，就會看到這些集會中，有大學教授，有專門學者，有軍政要員，有販夫走卒，你們看了就會知道佛教對這些人的看待是一律平等的！絲毫不分貧富貴賤！誰也不敢說出富人才學佛窮人不能學佛的話！

諸位！學佛是人人都可以學佛的！我們的佛陀是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出世聖人，他視眾生如赤子，他的道德智慧可做萬世之師，希望諸位人人都來學佛吧！

答初機先生書

李恒鉞

編後記

編者

初機先生鑒：
頃由人生編輯部轉下先生的信，拜讀之下非常感謝。先生說很容易以盲引盲自誤誤人，後學早有同感，自己非常慎重以免過失。所以對先生的善意指教，感激之至。

關於昏迷現象，後學的意思不是說凡定必有昏迷現象作先驅，也不是說凡昏迷都是定的先驅。因為人家問到定是不是昏迷，所以後學答定不是昏迷，但他提到昏迷所以說可能有一種昏迷現象是定的先驅。因為後學在得一心之前感覺到似有腦筋不靈敏的階段，其後習慣了便沒有這種現象。後學猜想或許是多年雜念亂起自以為是清明，及至雜念停息便有一種似乎昏迷而腦筋不好用的感覺。以後入定習慣便無此新奇之感而知定境中實是清明了。後學將已度人或不免錯誤請先生指教。

關於真心是不是潛意識，因為問的人是學科學的初學佛學的人，對於般若和唯識都沒有研究，後學若分別真心安心，大圓鏡智和阿賴耶識，太是困難。不如拿他已懂的潛意識來說可以給他一個簡單的印象。這如同對學科學的人講心，他可能誤會到心臟上去，不如說心就是腦筋好。至於先生叫後學在三藏十二部中學例，真難倒了後學。因為經是古本，潛意識是新名詞，古本裏如何可以找到新詞？同理腦筋二字在佛經裏也是找不到的。後學認為潛意識的體是眞如，用的是第八識，這樣講也是對學科學的一種

方便，不知可否，還請先生指教。
後學寫稿原意希望人家看了歡喜。今引起先生不愉快，謹懺悔！專此敬請
道安：
後學李恒鉞頂禮
四一、八、廿七、新竹

附原函：

南亭社長賜鑒頃讀了尊刊第四卷第八期佛學問答昏迷狀態而某種定的先驅現象我很慚愧的說我沒有得到定所以我不知道定是否像尊刊所說要拿昏迷作先驅大德是以尊刊度世覺民的來給我們看真心是不是潛意識我覺得這問題太不必過於肯定的說否則就很容易被盲引盲自誤誤人呢。
初機敬上

本刊收支報告(九月份)

一、各董事捐款一千元	一、收入
二、各讀者捐助四百卅元	二、共收三千一百八十八元
三、訂費及無名氏捐助五百五十四元	三、支出
四、上存一千二百〇四元	一、印費九百六十元
共收三千一百八十八元	二、封面紙一百卅六元
二、支	三、配紙一件一千一百元
一、印費九百六十元	四、編輯員車資九十六元
二、封面紙一百卅六元	五、郵資雜費二百七十三元四角
三、配紙一件一千一百元	共支二千五百六十五元四角
四、編輯員車資九十六元	三、結存
五、郵資雜費二百七十三元四角	臺灣幣六百廿二元六角
共支二千五百六十五元四角	

佛教是最合理的宗教，佛教是一般感情的迷信，其本質實有天神之懸殊！無奈一般淺識之人，邪正不分，是非莫辨，將至高純淨的佛教與陋俗迷信的神教等量視之，這種錯誤的觀念，尤以本省人為甚！祭神拜拜本是民間迷信的陋習，而一般人不知，以為是佛教里規定的教條，這真是太寬大了！佛教在近兩年來，我們佛教中大德們在人生、覺生、上時有所見。最近政府當局亦以此項迷信陋習消耗民間經濟頗重，極力予以改良。本期魯寬緣君之「佛教與拜拜」一文，實為分析什麼是佛教什麼是神教和改良拜拜的佳作！編者希望我們尤其是本省的佛教同胞們要多多注意及此，因為我們佛教徒本負有幫助政府改良風化的責任。

佛教說世間一切的盛衰興敗，都是有其因果關係的。今天，我們的國家到了這步困難的田地，這是為什麼？我們的佛教到了如此淒涼的衰象，這是為什麼？而今後我們應如何才能致國家於富強？我們要怎樣才能臻佛教於興盛？這些問題，本期中觀法師的「從佛院建設說到興教建國」一文裡給我們很詳細的揭示出來，實堪為關心于復興佛教的人作一研究的參考。

佛教中向來解釋佛理的文字，大都是很難懂之味的，本期心然法師的「禪的美感」一文，用極通俗活潑的文字，表現為一般人所難了解的禪的意義，頗能引人入勝。又「釋迦與維摩詰」本期已續完，這種以文藝的文字表達佛教的深義，既為一般人所易曉，又為一般人所樂讀。實為文字的最勝方便！本社希望上述兩位作者以後多為本刊撰寫或翻譯些這類的文字！

有人說本刊取材很高，不能完全通俗化，這話似是而非。本刊實是極力求佛教的通俗化，但却不致把本刊完全變成俗化的，因為本刊是佛教的雜誌，無論如何通俗化，要皆以宏揚佛教，指導人心為原則，若完全俗化了，則便失去本刊的原則，失去本刊的原則，則失去創辦本刊的意義。因此本刊在取材上，不得不含有佛教及以佛教指導人心的性質的作品。為此，故特申明如右。

人生雜誌月刊

佛曆二五五一年十月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四一年十月十日出版

社長 南亭

發行人 東初

主編 人生編輯委員會

發行所 人生雜誌社

臺灣臺北新北投法藏寺

印刷者 信昌印刷廠

臺北市成都路一二三號

訂全	本省臺幣二十元
價本	海外港幣拾元

內政部登記證壽內警台字第四五號
臺灣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二〇九號

本刊各地郵局「八二五五」賬號
臺灣雜誌協會會員

本期零售臺幣二元